

垃圾们的美好前程

潘真

过去四年，上海的生活垃圾产量飞速增长，依次为 789.9 万吨、879.9 万吨、899.5 万吨、984.3 万吨。数字太大没感觉？有人打了个比方：这座城市平均每天产生近 2.7 万吨生活垃圾，每两周就足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。如此庞大的垃圾体量，现有的垃圾焚烧厂、填埋场怎么跟得上？全国的垃圾状况更堪忧：作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，中国的垃圾产量也越来越高，而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垃圾填埋堆放场，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深陷“垃圾围城”。

面对不断刷新的数据，你会有一种窒息感，仿佛看见不久的将来人类被垃圾吞噬……在微信群讨论着垃圾怎么办之时，我走进 2019 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展厅。

垃圾与设计，似乎风马牛不相及。可是你猜，掠过一批批打卡网红展的男女潮人，我发现了什么？

一幅马云肖像挂在墙上，走近细看，画面是用无数回收的纽扣拼贴排列组合而成的，画框则是废弃的乐高积木。听展商说，这幅环保肖像马云本人很喜欢，一年前就买走珍藏了，这次是借展。

有个绿色的尿尿小孩，名字叫“雪碧”。对了，他是用不可降解的废弃雪碧瓶塑造的，翠玉般的肌理别具返璞归真的效果。不远处，站着个威武的兵马俑，材质竟是一次性回收纸杯。

那尊形神兼备的战神，所有零件来自香港嘉禾影业的老旧电影拍摄道具。成龙珍藏多年的这些宝贝，曾经创造了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，塑造了李小龙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时代传奇。

一些父母带孩子的观众，对着装置作品《柜族·再生世界》指指点点，辨别哪些是旧电影道具、哪些是一般家庭生活废弃物。作品中的木偶也是三口之家，奇幻的构图引人思考什么是“够用”、什么是“想要”，我们是否“想要”得太多，产生了不必要的垃圾？

如此精彩纷呈的新循环，出自“用点心，物物有用”的理念。在永续生态美学主题区“无废星球”，无污染的“完成用途”之物与“废弃”物，通过再设计和再创造，转变成趣味横生的实用器物与艺术品，使之重新进入生活。

有个展区揭秘物质循环规律的“天使之翼”，来了个反向操作：巨型“天使之翼”是一套集时尚产品+艺术装置+行为艺术的动态作品，由 70 个不同尺寸的、杜邦 Tyvek 材料制作的立体造型三角背包装束而成。这些背包在现场义卖，不断地被选中、买走，艺术装置经历了一个逐渐减少、消失的过程，形象展现人来人往、时间流逝、物质交互，展后实现无污染、零浪费。赶早的观众纷纷在翅膀中间拍照，晚到的观众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好别致的环保体验！

本届上海设计周的主题是“设计再出发”，旨在打造一个设计携手文化、艺术、科技和商业的跨界创造舞台，以及全球设计新理念、新产品、新应用和新模式的发布平台。没想到，这个“再出发”，还包含给垃圾们的种种美好前程。那些心灵手巧的设计师，一定深谙“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”个中三昧吧。

侧重蚂蚁研究的生物学家估计，世界上的蚂蚁种类繁多，共有 15000 种。自古以来，蚂蚁一直被看成是勤劳的动物，比如《伊索寓言》一则《蚂蚁和蚱蜢》讲到：夏天，蚂蚁也在不辞辛劳地忙碌着；到了酷冷的冬天，就不至于挨饿；而盲目乐观的蚱蜢以为天天都是春天，只知道逍遥快活，什么准备工作也不做……

蚂蚁于是给人一种“不知疲倦”“不需休息”的印象；其实不是这样的。2015 年，生物学家们在人造蚁巢中做了实验，他们对每一只蚂蚁做

上记号，用摄像机记录蚂蚁的活跃程度，最后在分析录像资料时发现，有五分之一的蚂蚁在“闲逛着”，无所事事。在一个勤劳的群体中，其他蚂蚁怎么会容忍这种“偷懒”行为的？于是科学家们将实验延续下去，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。实验人员从正在忙碌的蚂蚁中撤走了 20% 的劳动力，一周之内，他们发现，那些空出的岗位已由那些原来在自由散漫地闲逛的蚂蚁顶替了。科学家们顿时醒悟过来，是他们误解了那些“闲逛蚂蚁”，它们没有“偷懒”，也不是没有事做或不愿做事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“替班工蚁”。又有人想了个点子：再将这些“替班工蚁”也撤走；于是，空出的岗位再也没有蚂蚁来替补了。

有关上述现象，人工智能技术专家作了补充解释：对于蚂蚁王国来讲，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劳动力参加每一次劳

俄罗斯的“红旗歌舞团”不久要再次来上海演出的消息，勾起了我记忆中的很多画面，已经十分遥远却又恍如昨天，历历在目。

那是六十七年前的事。一九五二年，刚进入复兴中学不久的我，还是一名少先队员。一天，学校忽然通知我，少先队给我一个任务：要参加一次纪录片电影的拍摄。要我穿着整齐鲜艳些，明天一早会有车来家接我。

第二天清晨，果然有车来，车上还有一批上海戏剧学院（当时校名是“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”）的学生。大巴把我们接到一个电影摄影棚，棚里搭起了一个舞台，台下还有一排排观众席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这里是要拍摄《苏军红旗歌舞团在中国》的演出纪录片。我们都是作为纪录片中看演出的观众的。而我和另外几位其他学校的少先队员，还要兼任向台上演员们献花的任务。

拍摄从清晨一直到深夜。当年在台上演出的，是歌舞团第一批成员，现在说起来是“元

国人对烧饼的喜好无须言表。全国各地，哪怕是山坳边陲，还是摩登的小陆家嘴，都会有沿街叫卖的烧饼。有一年，我去瑞士，居然在中餐厅里吃到新鲜出炉的烧饼，陪同我们的、已经在当地“深耕”三十多年的李先生甚至略显夸张地说道：这世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能吃到烧饼。果真不然，在挪威，我们又一次与烧饼不期而遇。

传统食品一般都会打上民族的、地域的深深烙印，比如：豆汁，京城往南就吃不到了；糍粑，出了藏区就难觅踪影。一种传统食品要跻身大众行列而经久不衰，需要有悠久的历史、广泛认同的文化和易于制作，更重要的是，能就地取材和调节口味。这样想想，烧饼是具备这些要素的。

我在江南长大，但烧饼也是常见的面食。有烤有烙，从小时候的两分三分一个到现在的三元四元一个，随处可见。那时，我更喜欢吃母亲做的。一个月下来，如果口粮里能省下两三斤面粉，她就先做一甑酒酿、熬一小碗猪油，这一切就绪后，她便起个大早，用自家的酒酿和面，

把和匀的面团放入木桶盖上一层薄膜让其发酵。待傍晚收工回家，把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剂子，逐个一遍遍擀，一层层涂上猪油，直至做成饼胚，撒上自家种的黑芝麻。有时，家里有余的一点豆沙、肉末，也包入饼里。然后，在锅里抹上猪油，把饼坯一个个贴在锅里。我负责下灶，在母亲指

挥下小心翼翼地往火塘里添加软柴，直到烧饼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。所以，我记忆里的烧饼都是一个个大大不过手掌，有圆形有长形，或甜或咸或淡，入口喷香且有嚼劲。

今年春上去了黄桥，才知道烧饼还有酒酿涨烧饼，一个个大如锅盖，在油锅里余得金黄，而一刀切开，里面依然是本白的颜色，它们一个个在油锅里余两个多小时，居然没有一点油浸入。入口柔和而喷香，大呼过瘾。在黄桥，才知道烧饼有很多诀窍的。比如撒在饼上的芝麻一定要去皮，面粉一定要用中筋的。我难以想象这么小的芝麻还能去皮，拿到店主给我看的芝麻，一个个都是去了皮的小家伙，又看了另外几家店，不管是酒酿涨烧饼还是烤烙的小烧饼，都一律的去皮芝麻，才认定是真，叹传统面食传承的精致。

寻踪溯源，比较靠谱的说法，烧饼从“胡饼”改良而来，也算是一个舶来品。有史书考证，烧饼是汉代班超时从西域传来的。《续汉书》说：“灵帝好胡饼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记载过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：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与杨贵妃出逃至咸阳，宰相杨国忠买

南昌秋水广场位于赣江西岸，得名于唐王勃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。与秋水广场隔江相望的就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滕王阁。因此，秋水广场是远眺滕王阁的最佳地点。

唐贞观十三年（公元 639 年），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嬰被封于山东滕州，为滕王。李元嬰于滕州筑一阁楼名曰滕王阁。后滕王李元嬰调任江南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都督，因其思念故地滕州，在赣江边另修筑了一座滕王阁。

洪州滕王阁建筑规模更大，阁高九丈，共三层，在当时堪称标志性建筑，引得众多人士

老”们。几年前，他们刚从二战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历经了考验，身上还带着硝烟的气息。这样的气息，从他们演出的热情中还能够迸发出来！合唱的指挥，是歌舞团首任团长亚历山德罗夫的儿子，他对演员演唱歌曲要求之严，令我至今不忘！每支歌，都要反复演唱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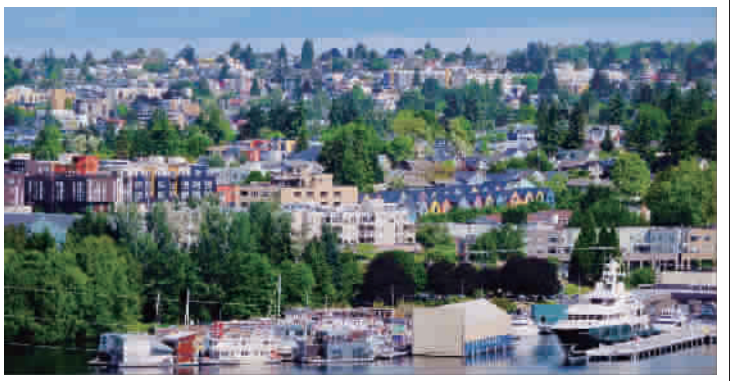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甲子的友谊

曹雷

遍，直至拍摄下了歌声和演唱者的精神状态都达到最佳为止。有的歌，对我来说，当时还是很陌生，可等到镜头拍成了，我竟也会唱了！

在演员短暂的休息期间，摄影机就掉过头来拍摄我们观看演出的镜头：欢呼、鼓掌、欢笑……这时，台上的演员们会向我们招手，欢呼，帮我们造气氛。

一整天下来，歌舞团的演员和我们虽然



多彩的城市 （摄影） 沈丹锋

来胡饼果腹。据此，白居易曾作诗“胡麻饼样学京都，面脆油香新出炉。寄于饥馋杨大使，尝看得似辅兴无。”说得像真的一样。

说烧饼源自胡饼也有道理，一来相对于江南之地，北方盛产麦子，以面食为主；二来胡人游牧，这样的烤焙面食易于携带、不易变质，适合马背生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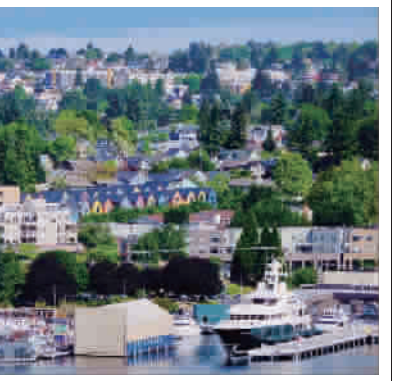
几年前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艾则孜，他说胡饼在他们那里渐渐改良成了现在的饅。他描述了饅的整个制作工艺。我便深信不疑了。

最近在北京一家百年老店品尝据说“胡饼”口味的烧饼。当初胡饼是什么样的口味，有谁知道？这个只是店家的噱头罢了。在店中的宣传册里了解到了更多的烧饼常识，缙云烧饼、严州烧饼、湖州烧饼、吊炉烧饼……一个个名称的后面，充满了悠长的历史传承和曲折的故事。这次，无意中吃到了咸味的烧饼，店主说，这咸味烧饼，是他家百余年传承下来的招牌，也真是，他们某一代的祖上一个灵光一现一把盐的调皮，成了后人赖以丰衣足食的资本，

始终在台上台下，却已成了亲密的朋友。当摄影机和灯光在选取镜头地位和布光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放松肢体，就玩起手足小游戏，比如：手指从左往右画圈，脚尖同时反方向画圈；左右手在胸前同时反方向画圈等等，台上的演员们也就跟着我们指手画脚起来，做错了，上台台下就哈哈大笑。很快，我们和歌舞团的演员们虽没有机会直接接触、交谈，却建立了难忘的友谊。

拍摄结束时，已过午夜，演员们的辛苦可想而知，但我们却没有看出他们表现出哪怕一丝疲劳、懈怠。我们说，到底是战火中冶炼出来的队伍，经得起考验！

不久，这部纪录片热映了，让更多的中国观众目睹了当年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风采。而我，在银幕上竟看到了自己一个热烈欢呼的大特写！这是我今生在银幕上留下的第一个镜头，这个镜头与红旗歌舞团的演出连在一起，在我记忆中刻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。



院子里种了棵枣树，种枣是为了吃枣，吃放心枣。小枣树 3 年就蹿至三米多高，开始孕枣。今是又 3 年，估计有一二十斤枣子挂在树上。枣变色即为熟，糖分已充分积聚，8 月底 9 月初便可采摘。

前两年都是鸟儿与我抢枣，人走鸟来，专挑变红了的啄；还糟蹋，不吃完，找另一粒又啄，无奈。今年摘枣时脖子被什么蜇了，疼得我汗毛直竖双脚跳。凑近寻因，是一条与树叶同色的刺毛虫在那窝着，虫身上小辫样的毛刺竖成排状。连枝带叶将虫弄到地上，满腔愤怒积攒胸底，虫被踩成一摊绿色肉浆。虫比鸟可恨。

人是绝不愿与虫共存的，尤其刺毛虫。但人奈何不了虫，虫先你人类存在，生存能力远胜人类。虫一生多次变形，它能藏能躲，会自制铠甲护身，还能生成翅膀运送更多后代，让子孙蛰伏于枝头。虫说，今日被你轻易拿下，而且速被赐死，该我倒霉！但只要幸存一个，来年就是一批，虫是不怕杀、杀不完的。

我很犯难，施药，枣不安全；不施，人不安全。虫好像胸有成竹，悠悠蠕动，不紧不慢地继续啃着树叶。它知道人类这会儿不敢施药——药虫等于药己有。

还是人狠。有人开始食蝇，过油，说食，有营养；剥“雀瓮”入药——刺毛虫的蛰茧有点像麻雀蛋，又有点像装东西的瓮——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“雀瓮”能治小儿惊痛。万物真奇妙，能蜇痛人却也治痛。天生一物，有其害，也必有其利。

算是丰富了我对烧饼的认知。更重要的是吃了一个千层烧饼，让我顿时怀念起母亲做的烧饼，她当年花了很多的功夫一遍遍地擀，一层层地涂上猪油，做成的不就是这网红的千层烧饼吗？而且，这味道，哪

能与母亲做的烧饼相比？见多了也就识广。几年前在国外看到、吃过的烧饼，只能算是貌似烧饼，怎么也谈不上神似了。但我因此对那些远渡重洋、负重奋发的中华儿女，又多了几分理解和敬重。

我们也可以夜幕之下，伫立在秋水广场岸边，这里建有全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群，水柱随奔放的乐曲，腾空而起，变化多端，摇曳多姿，光与影不断组合，幻化成一座海市蜃楼般的滕王阁。

人们载歌载舞，遥想当年盛景，足以令人游目骋怀，感叹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



蚂蚁也有闲逛时

陈钰鹏

